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下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吳越世家第七

元瓘字明寶少爲質于田頵頵叛于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頵每戰敗歸卽欲殺元瓘頵母常蔽護之後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元瓘得歸

五代史元瓘鏐第五子也起家爲鹽鐵發運巡官表授尚書金部郎中賜金紫天復中本州裨校許再思等爲亂構宣州節度使田頵頵領兵奄至鏐擊敗再思與頵通和頵要盟于鏐鏐徧召諸子問之曰誰能爲吾爲田氏之壻者例有難色時元瓘年十六進曰唯大王之命由是就親于宣州　吳越備史文穆王諱元瓘字

明寶武肅王第七子也母晉國昭懿太夫人陳氏唐光
啟三年丁未冬十一月十有二日生於杭州之東院先
是有胡僧持一王羊大可數寸先彩異常以獻武肅王
且曰得此當生貴子王果以丁未生焉乾寧元年二月
授鹽鐵發運巡官奏授金部郎中賜金紫天復元年八
月改授禮部尚書遂領邵州刺史九月壬子王祖妣秦
國太夫人水邱氏薨二年秋徐綰許再思搆宣城觀察
使田頵同圍我壘頵敗率綰再思回宣州慮我師逐之
乃懇求質武肅王歷選諸子不應命時王尚幼獨請行
莊穆夫人聞之泣曰置我兒於虎口也王曰亡身以紓
國家之難亦足以報劬勞耳雖死無恨乃再拜而出武
肅王奇而送之王自北門踰繩梯而下以赴頵營比及
宣城而頵叛於淮師淮師會我師以攻之頵每戰不勝
歸必求王將肆其毒頵母老且賢常加保護天祐元年
十月我師與淮人攻之甚急頵將出戰乃曰今日不勝
必殺錢郎其母目而送之且曰鼠輩死不旋踵矣是日
果陷於兖水橋爲亂兵所殺賊衆尚擾我師提頵首示
之賊衆遁散頵母遂奉王至我師衛而歸焉二年春正
月制授王檢
校右僕射鏐臥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

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筦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立五代史唐天祐初承制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內牙都指揮使數年之間伐叛禦寇大著勳績梁貞明四年夏鏐大舉伐吳以元瓘爲水戰諸軍都指揮使戰棹抵東洲吳人以舟師拒戰元瓘爲火筏順風揚灰以坌之白晝如霧吳師迷方遂敗之擒軍使彭彥章并軍校七十餘人得戰艦四百隻吳人知不可校通好于鏐以功奏授鎮海軍節度副使檢校司徒梁末遷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後唐同光初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鎮東等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時鏐自爲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吳越國王及鏐爲太師致仕元瓘累貢章疏乞復舊號唐明宗許之鏐既年高欲立嗣召諸子使各論功皆讓于元瓘及鏐病篤召將吏謂之曰余病不起兒皆愚懦恐不能爲爾帥與爾輩決矣帥當自擇將吏號泣言曰大令公有軍功多賢行仁孝已領兩鎮王何苦言及此鏐曰此渠定堪

否曰衆等願奉賢帥即出符鑰數篚于前謂元瓘曰三軍言爾可奉領取此鏐薨遂襲父位　吳越備史三年春二月勅遣閤門通事舍人李韞授王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杭州越州大都督長史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二百戶初武肅王將屬王以家嗣乃命諸子有功者數人謂曰爾無隱情各言爾功以定厥後命王兄中吳軍節度使元璙王弟淸海軍節度使元璹寧國軍節度使傳璟洎諸元公子等皆上言王功德高茂是宜爲副故以兩鎮屬之焉及武肅寢疾一日命出玉帶五賜王兄弟命王先擇之乃取其狹小者一[illegible]肅大悅謂王曰吾有汝瞑目無恨矣長興三年春三月已酉大雪二十八日庚戌武肅王薨王哀慟終日四日不食左右勸以粥一夏四月己未王即位悉用藩服之儀從治命也赦境內一應荒絕田產尚隸租籍者悉免之中外班賚有差　又一日武肅王寢疾召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劣誰可爲帥者諸將泣曰兩鎭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武肅乃出印鑰授王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王與兄弟同帷行喪丙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覇業將吏暮旦趨謁當與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帷扶王居之禁諸公子從者

無得妄入武肅未薨時仁章常以事犯王至是王勞之
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王盡節令公猶
事先王也王嘉之王以命去殊儀用潛鎭法除民田荒
絶者租稅王於兄弟甚厚兄元璙自蘇州入見王以家
人禮事之奉觴爲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弟居之是兄
賜之也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當恭守禮
業自爲爾重王因相與泣　猶覺察雜
記錢元瓘據浙浙人以一貫爲一千
襲封吳越國王
玉冊金印皆如鏐故事　五代史唐長興四年遣將作監李鑄起復元瓘官爵又遣命戶部
侍郎張文寶授兼尚書令清泰初封吳王二年封越王
天福元年賜金印三年封吳越國王五年加天下兵馬
元帥　五代會要長興四年七月進封兩浙節度使錢
元瓘爲吳王　會吳越備史長興四年三月勅遣將作監
李鏴光祿少卿張袞來歸我先王之賵又遣引進使楊
彥珣授王起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
正員秋七月勅遣郎中張絢授王中書令進封爲吳王延
應順元年春正月閔帝改元大赦勅遣鞍轡庫使王
綸來宣敎仍賜王國信尋又遣散騎常侍孔昭序駕部
員外郎張禱冊封王爲吳越王　五代會要唐應順元

年正月進封兩浙節度使錢元瓘為吳越王 吳越備
史六月勅遣給事中張延雍兵部員外郎馬王羲 冊封王
為吳越王清泰三年春正月勅遣禮部尚書李懌戶部
郎中姚遐賚奉吳越王金印至歸舊物也十二月勅授
王天下兵馬副元帥天福二年夏四月勅遣禮部尚書
程遜兵部員外郎韋棁封王為吳越國王仍賜兵馬副
元帥金印甲午王即位建國之儀一如同光故事仍赦
境內今年租稅之半三年二月乙亥丞相沈崧卒崧字
吉甫閩人也祖輅大理評事賜緋父超福州長溪縣令
崧初生時有大蛇隨林前引首視之久而方去既七日
將浴忽大風雨震壞浴盆乾寧二年刑部尚書崔凝主
禮闈凡二十五人登進士第渝濫尤衆昭宗御武德殿
命翰林學士陸扆秘書郎馮渥親覆試凡落十人是日
崧再以章奏捷尋歸寧遂由淮甸淮帥辟之不就遂歸
武肅歷鎮海軍掌書記授浙西營田副使奏授秘書監
檢校兵部尚書右僕射凡書檄表奏多崧所出莊宗即
位改元同光武肅王問其祚脩短崧曰觀此號為國不
成止一口耳文穆王襲位置擇能院以選士俾崧主之
國建拜崧丞相終年七十六諡文獻 五代會要天福
二年加錢元瓘天下元帥吳越國王 通鑑考異實錄

天福二年十一月加元瓘副元帥國王程遜等爲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遜沒於海廢朝贈官 吳越備史冬十一月勅遣尚書左丞王延司門郎中張守素賚捧吳越王玉册及沿身法物等至册曰維天福三年歲次戊戌十一月甲辰朔五日戊申皇帝若曰王者握圖立極崇德報功或開國以建邦必苴茅而錫壤乃樹藩屏式獎忠勳古先哲王率由斯道惟朕薄德敢忽彝章況夫奠南服之奧區鎮東甌之重地懋績雖高於列土殊榮未繼於肯堂得不申加等之恩降非常之命用紀代天之業特須鏤玉之文乃擇吉辰爰敷盛事谷爾興邦保運崇德志道功臣天下兵馬副元帥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五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錢元瓘嶽靈禀粹天象儲精蘊文武之兼材受乾坤之間氣既籠承吳越功邁桓文運妙畧於平兇用奇兵而制變祇嗣基構表率英雄淮夷之屏氣銷聲海嶠之波澄浪息而況興我昌運竭乃宏猷懋勳庸而忠貫韓壇奉王帛而誠先禹貢語尊獎則獨標大節顧崇封則未稱鴻名宜舉徽章俾奉先正列其天文

當南斗之分地志控勾踐之都眷玆舊封允屬全德是用畀車服之於羣后盛簡册於列藩正二國之土疆錫九天之寶瑞表予嘉命纘乃舊邦大振家聲夾輔王室今遣大中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王延副使中散大夫尚書司門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守素持節備禮册爾爲吳越國王於戲服袞衣而佩元玉位歷於諸侯駕戎輅而握兵符名尊於九伐馭貴之重象賢之於榮爾其祗荷天光勉淸國步往綏厥位永孚于休戒之愼之勿忝前烈四年二月僞齊徐知誥改姓李更名昇之稱大唐昇本潘氏湖州安吉縣人父爲安吉砦將嘗因淮將李神福俘我吳興擄潘氏而去昇遂爲神福家奴徐溫常造神福家見而異之求爲養子至是乃隱本族而冒徐姓焉神福後嘗致書於我以毘陵求易吳興仍引祊田爲說則本潘氏明矣八月戊申建世子府于城北是月勅遣刑部尚書李懌禮部郎中崔鈞授王天下兵馬元帥增食邑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仍賜御服紅羅眞珠戰袍金鎖甲各一副王延政自立于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咸淳臨安志吳越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正顯薛公墓在靈石山塚前

生紫藤遍繞三峯之上其後三世孫昇攻之逾年大敗仕國朝至尚書左丞葬天竺山妙法院

而歸吳越備史五年春二月甲辰溫州刺史王子宏偰卒已酉閩王曦擊其弟王延政於建州遂僭大殷皇帝王命丙衙統軍使仰詮都監使薛萬忠帥師伐建州三月壬申勅遣右諫議大夫高延賞兵部郎中李元鄖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五月四星聚斗秋七月我師敗於建陽積雨乏糧故也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為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侈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諡曰文穆五代史六年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其年夏有疾秋府署災焚之一空乃移于他所其餘皆隨而發焉元瓘因驚悸發狂以是歲八月二十四日薨年五十五歲諡曰文穆元瓘幼聰敏長于撫馭臨戎十五年決事神速爲軍民所附然奢僭營造甚于其父故有回祿之灾焉元

瓘有詩千篇編其尤者三百篇命曰錦樓集浙中人士
皆傳之子佐爲嗣　五代會要謚文穆故天下兵馬都
元帥吳越王錢元瓘初所司謚曰莊穆勅改謚曰文穆
　吳越備史六年春三月丙寅勅遣太子賓客聶延祚
吏部郎中盧僎冊授王守尚書令秋七月甲戌麗春院
火延于內城王遷居瑤臺院是月閩王曦稱大閩皇帝
八月辛亥王薨于瑤臺院之綵雲堂年五十五在位十
年勅贈太師謚曰文穆仍詔宰相和凝撰神道碑七年
壬寅二月癸卯葬于國城龍山之南原王志量恢廓識
度宏遠雖少嬰軍旅尤尚儒學事武肅孝敬小心未嘗
有懈武肅性既嚴每一召郎時須至或巾帶於步驟間
乃置潤袴大襪以便之晚年政事一委參決簿書填委
皆躬親批署手爲胼胝復置粉盤于卧榻之首夜有所
記必書其上詰旦以備顧問時屬益賊及詐偽誹謗法
犯者輒死王皆力救之所獲宥者甚衆嘗出師次於平
望時蚊蚋尤甚左右請施帷帳王曰三軍皆暴露我獨
何避覓不許及纘嗣之後示以明恕人情翕然內衙指
揮使陸仁章劉仁杞等早備武肅王爪牙以性剛愎爲
衆所惡而亦常以事侵王一日同列者皆率諸軍於國
門請王戮之王命姪仁俊諭之曰仁章等事先王有年

矣今求舊念功方當旌賞汝等遂以私憾使我戮之我
安可爲下報怨也苟不聽命我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
皆退懼遂授仁章福州刺史仁杞湖州刺史中外有以
封章相搆者皆置中不下積而毀之王舅陳氏每加厚
賜而未嘗遷職恭穆夫人之弟馬充嘗以使役求免王
廷責之遂下獄尋黜於剡溪其餘遵守治命保慎名器
烈祖之風爲不泯矣　和凝吳越文穆王錢元瓘碑大
晉故天下兵馬都元帥　尚書闕脩道宮於制錦之坊創
佛寺于布金之下闕拱極之誠益至勤王之節不渝闕
制吳越國王授　闕融風忽扇烈焰俄烘駭愕既多虛羸
遂甚闕乙卯朔十九日癸酉備鹵簿　闕手擎曾字叶
嘉祥腸遶吳門復彰吉夢先二年薨有子十三人闕鴆
鷀瑞世之文驥子騁兕雲之步無荒之事器不經心
非法之言未嘗出口咸推宿習其仰
實與門之良嗣乃以搆廈之全材闕其傷歲棄
疾　孫仲謀未是哭時須從衆議尋
闕郭汾陽之將佐皆是公侯蕭丞相之宗親咸從軍旅
同心力闕居市無易肆朝廷喜其嗣襲尋渥恩便
封列士之王用獎克家之子制授宏佐起復鎮軍大將
軍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

令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道管內觀察處置
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
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二千戶仍賜保邦宣
化忠正功臣次年又 千戶食實封三千戶仍
改賜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長子宏僎溫州靜海軍
使先一年卒次日宏偁東府安撫都指揮使
馬諸軍都監 次日宏傳先 世子先一
年薨次日宏倧衛內諸軍 檢校司徒次日
宏偡衛內諸軍左都知兵馬使檢校司空次日宏俶衛
內諸軍右都知兵馬使檢校司空次日宏億衛內諸軍
左右 都 宏偓 宏
瑤山並秀珠樹相輝學禮 詩
彎弧擊劒盡富韜鈐羨彼同歡田荊永茂次日
爲國披緇法號安悟拾 之娛樂就法宇之淸幽湯
休尚著於國王惠洽三吳威加百越 則同 士變
遠則方勾踐闔廬服太叔之九言師宣尼之四教十朝
三紀光華擇吉日以宣恩選名臣而將
戶部侍郎張文寶吏
部郎中張絢爲守中書令使甲午歲命 事中張延兵
部員外郎馬義爲冊封吳王使乙未歲命右常侍孔昭

序鴛部員外郎張　爲册封越王使丙申歲命禮部尚
書兼太常卿李　　　金印使
戊戌歲命禮部尚書兼太常卿程遜兵部員外郎韋梲
充吳越國王官告使已亥歲命尚書右丞　司門郎
中張守素充吳越國王册禮使庚子歲命刑部尚書李
懌膳部郎中薛鈞充天下兵馬
兵部郎中李元　充天下兵馬都
元帥　尚書令官告使壬寅歲命太子賓客聶言　吏
部郎中盧　爲尚書令册禮使議者以王三端迴著五
福俱全且夫體物緣情思逸
六甬扇義之
讓美五朶雲韋陟懇工裴之者入雲霓梐之者陸泥滓之
孰不避王之筆端乎勇可抉門力能扛鼎燧象燧牛之
智屢有成功添寵滅寵之謀眾闈破敵射穿蹲甲彈落
翔　形弓之錫陸斷犀兕
水斬蛟　孰不避王之劍端乎智周物表　合機先能
悅豫以使人善撫循而感物剛柔有節　規通白
虎之犖書　碧雞之秀　孰不避王之舌端乎爰自妙
齡至於　齒　凡有位以
必昇至　可　下之馨香已播人間之榮樂實

多雖未及鮐背雞膚亦已見霜髯雪鬢豈不曰壽乎
千乘之邦食萬鍾之祿明珠大貝輻湊一邦霧縠冰紈
雲　祭龍猛之金山頓小齊奴之　妓
於　宮合　於綺閣豈不曰富乎　秀神清凝脂黠
漆飲五斗而未醉食方丈而無餘鄙西蜀之相如常紫
消渴笑南朝之沈約每苦清羸明韻　豐肌若瓠豈
不曰康寧乎於　孝於國忠貞薄於已而厚於人訥
於言而致於行放麑隱鹿每積陰功　孤常施厚
惠豈不曰攸好德乎疾疢雖加襟懷不撓　之易
散念急景之難停敬手足而保全傳　而得所豈不
日考終命乎有是衆美夫何恨焉臣素　腹
藁方愧弼諧之績又戲紀迹之能　綵綸俾銘玩王
辭讓不獲漏晷斯多雖文過江南不及韓陵之石而恩
深浙右必同峴嶺之碑仰副聖慈謹為銘曰雲起龍驤
化為侯王鴻鶱鳳翥鶚立鷹揚凜然勁氣卓爾雄鋩大
名之後五世其昌武肅開基奄有吳越恩洽百城名馳
雙闕既委招懷復專征伐燾土苴茅秉麾仗鉞尚父弃
代元帥承家傳榮襲慶奕葉重葩有典有則去甚去奢
盛名烜赫事望光華譚藪縱橫詞泉浩渺曹植思逸崔
儦書少月夕花朝猿岩鴈沼筆落彩牋風清綠篠神傳

射訣天富兵鈐軀交月角燕領虬髯威能伏獸名可愈疳撫衆以惠待士持謙事必有恒政皆求理扶弱遏强先人後已但見偃風莫聞狎水阜康蒸黎廓清邊鄙量陂素廣德岳彌高禮延耆舊令肅權豪庭趨忠烈府集英髦講論韜畧獎勸勛勞自再稱藩益勤述職虔布詔命動遵楷式每陳貢輸常踰萬億表率方隅匡扶社稷功庸罕對渥澤無倫禮優伯舅位極人臣錫金鏤玉軀經能綸承言當代莫𦗟芳塵禁暴戢兵威敢定霸方賴控臨忽聞薨謝雲慘長空嗟星沈永夜號慟軍民涕泗華夏初聞訃奏尋輟視朝深嗟且爽不及松喬倍加贈禭久罷簫部君臣分至水陸程途間傑淪亡英賢繼襲掛踴悲摧無所迨及益務撫循加之周給人情既安兵威自戢一方肅靜三世輝榮朝宗事大誓志傾城欲光宗世上奏聖明願書貞石用顯聲名金玉令人鼓旗良帥德盛功崇文經武緯之莫窮言之無愧庶幾乎萬歲千秋人見之而隆涙述咸淳臨安志吳越孝懿世子墓在天竺前山

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五代史佐字元祐元瓘薨遂襲其位東都事畧錢俶字文德臨安

人也名上字犯宣祖諱止稱俶祖曰鏐因唐末黃巢之
亂據有吳越之地昭宗授以杭越節制封彭城王梁唐
封為吳越國王諡曰武肅父元瓘諡曰文穆王子佐嗣
　文獻通考吳越王錢宏佐年十四即位　程史唐李
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
益熾開口張弓之識吳越至以偏名其子而不知兆昭
武基命之烈也　吳越備史忠獻王諱宏佐字元祐文
穆王第六子也母曰吳越國仁惠夫人許氏以天成
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己巳生于功臣堂初孝獻世子之
居監撫也文穆王治其府于城北將俾居之一日孝獻
會王以采戲于青史樓遽謂王曰君王方為我營府署
今與爾賭之比及四擲而王遂得六赤孝獻失色從容
日五哥人府佐當將印之命因再拜孝獻竟怒擲骰益
於樓下俄而孝獻薨王授兩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傅天
福六年秋八月諸將請誅內衙指揮使戴惲惲乃王庶
兄宏侑之親惲謀立宏侑故請誅之免宏侑為庶人復
姓孫氏更名本罪巽志也是月王以遣命承制授兩軍
節度使九月庚申王巽位于偃居室赦境內外班賚有
差及租稅等丞相曹仲達搆政事是月辛未王遷于思
政堂命境內給復一年諸關梁禁制悉從除減又命用

園有隷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見
十一月金陵來祭我先王是月勅授王起復鎭國大將
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領鎭海鎭東等軍
節度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戸實封
一千戸仍賜保邦宣化忠正功臣七年二月癸卯勅葬
先王於龍山之南原三月乙丑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
廣陵郡王王世父元璙殂子文奉嗣元璙字德輝武肅
王第四子也起家奏授沂王府咨議參軍宣武節度判
官累遷散騎常侍賜金紫尋屬軍旅事乃改授馬軍廳
事指揮使天復二年徐綰叛顧全武請王子之邦溝武
肅以淮帥常請結婚好乃遣元璙微服為全武僕而去
比及望亭有逆旅媼輒識之至潤州安仁義亦知其非
常將以下十人易之全武懼因賂闕吏中背而去及抵
邢溝指陳逆順之理淮帥為之動容嘆日生子當如錢
郎吾之子豚犬耳卿日遣使命頡還軍廣陵尋逆婦而
歸後累征縉雲新定皆有功授邵州刺史尋征吳興高
澧及攻東州復授睦州刺史尋遷蘇州累勅授中吳建
武等軍節度使蘇常潤等州團練使太傅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在郡三十年性儉約而恭靖嫻習
弓馬文穆王郎位以王兄九加禮遇因元璙來覲為酒

授琢曰今日之事宜兄當之俾子小子至是實兄推戴
之力琢俯伏日大王功德高茂先王擇賢立能君臣之
分敢忘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勅封廣陵郡
王封不及授宣命于樞前終年五十六葬以王禮謚曰
宜義　吳越備史王申制加王食邑七千戶仍改賜保
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秋七月王以內衙指揮使章德
安李文慶為內衙左右都監使冬十月以都指揮闞璠
胡進思為內衙左右統軍使八年二月丙辰丞相皮光
業卒光業字文通世為襄陽人父日休有盛名為蘇州
軍事判官太常博士光業生於姑蘇十歲能屬文及長
以其所業謁武肅累著浙西節度推官賜緋命入貢京
師梁後主特賜進士及第仍賜秘書郎授右補闕內供
奉賜金紫貞明中淮人來求好命光業聘之及還贍錢
三百萬復禁其出且曰可以市易光業日我使介也豈
賈豎也乃委置而去淮人亟載隨之梁主選武肅子傳
珍為騁馬都尉命光業如京師及回至靖海光業舅氏
滕文規為山陰令日瞋遽見黃衣吏報曰皮補闕今日
已及靖海文規詰之遂失所在尋兼兩浙覩察使文穆
郎位命知東府事初光業旅游會稽有神降于里巷光
業往覩之神遂不語及去衆詰之曰皮秀才來神何不

語答曰皮秀才此土地主我小神不當見之至是果驗
國建拜丞相凡教令儀注多其所定光業美風儀善談
論人以爲神仙終年
六十七謚曰貞敬　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
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于明州李文慶于睦州殺
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闞璠由是國中皆畏恐吳越備史秋七
月王貶內衙都監使章德安于處州李文慶于睦州冬
十月王勅遣使授吳越國王玉册册曰惟天福八年歲次
癸卯十月丙午朔越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
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啟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
昊穹而光宅稽典禮以疏封而況世著大勲時推令器
探寶符而嗣位仗金鉞以宣威羽翼天朝藩籬東夏宜
列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簡自朕心叶于輿論咨爾
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
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
大都督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
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
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戶實封四千戶錢宏佐爲時之瑞

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之才蘊開物成務之志英華發
外精義入神亞夫繼社稷之勳顧榮擅東南之美眷言
祖考志奉國朝清吳越之土疆執桓文之弓矢天資厥
德代有其人荷堂構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職殊庸斯在
信史有光是舉彝章爰行盛典土茅符節方推奕世之
賢黻冕輅車更重策勳之禮斯爲異數允屬眞王今遣
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王玫副使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冊爾爲吳越國
王於戲周寵元臣賜履錫命漢崇異姓裂土封王指河
岳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爾纂服舊業朕當考前文勿
志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昭前烈爾惟欽哉　楓
窗小牘頃從臨安見石晉授文穆王玉冊文曰惟天福
八年云云　吳越備史開運元年春正月壬寅丞相林
鼎卒鼎字渙文閩人也父無隱鼎生於明州大隱村初
刺史黃晟頗好禮士無隱依之有詩名嘗爲詩云雪消
二月江湖潤花發千山道路香知言者以爲無隱必有
貴子鼎初謁武肅以爲[illegible]察押衙　尋爲文穆王幕府
文穆王以其才行累薦不見用一日復密薦之武肅王
曰我觀林鼎骨法眞輔相器然我不貴者欲汝貴之庶

其畫心於汝也文穆纂圖署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
鼎性讜正而强記能書險虞法比及中年夜讀書必達
曙所聚圖書悉由手抄其殘編蠹簡亦手綴之無所厭
倦國建乃掌敎令尋拜丞相每政事有不逮者鼎必極
言之天福中建州之役鼎指陳天文人事累疏切諫及
師行果不利著文集行於世終年五十四諡曰貞獻開
運二年冬十月勅遣太子賓客羅周岳右庶子王延濟
冊王守大尉是月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內衙都指揮使
明州刺史闞璠庶人孫木錫死貶都統使王兄仁俊本
府安置杜昭達闞璠皆好貨富人程昭悅以金寶交結
二人薦於王昭悅得侍左右愛特踰於舊將璠不能平
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復國人皆惡之王亦惡之於是
昭悅出璠爲明州刺史右統軍使胡進思爲湖州刺史
璠謂進思曰出我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
何爲不行乃各受命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統軍使王
兄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
下獄鍛鍊成之誅昭達與璠幽仁俊于東府昭悅收仁
俊故吏愼溫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溫堅守不
屈王嘉之擢爲國官三年三月勅授王東南面兵馬都
元帥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五百戶仍改賜推誠匡運忠

亮威德功臣王延羲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
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
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于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
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
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
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誓軍號
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
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吳越備史冬十月金陵攻福州節度使李宏義
遣將徐仁宴李延諤等求救于王李宏義本名達殺卓
儼明而歸款于金陵金陵授之節鉞仍編入屬籍更名
宏義既而遣僞兵部侍郎陳覺使于宏義覺還及建州
又遣侍衛官顧忠以金陵僞勑使之入覲宏義以其初

不宣命至是方以書至不從覺乃與監軍使馮延魯自建州興師皆金陵之志也是月王命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水陸兵三萬人以救無諸時福州乞師於王王召諸將議行諸將吏皆曰道路險遠難以師救內衛都監使水丘昭券以為當救王曰唇亡齒寒吾為天下元帥會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軍但樂飽食安坐耶命元帥水丘昭券掌用兵程昭悅掌應援饋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遣筠等率師救之時王召左右議鑄錢以益將士祿賜王弟宏億諫曰鑄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隣國一也可用於吾國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鏞釜野有鏁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王深嘉乃止 十國紀年晉開運三年忠獻王宏佐議鑄鐵錢衙內都虞候宏億上疏以為不可王從之 吳越備史是行也宿衛衣錦軍武肅王廟庭者閩甲馬號令之聲凡數夕而止及接戰於閩淮人視王師周遍郊野人皆丈餘蓋靈助也四年三月庚寅令大元帥吳越國王出鎮丹邱戊戌王遣將余安率

水軍救福州大敗淮師獲其將都指揮使楊匡業蔡遇等僞東南面行營都統王建封等走之擒戮稗將孟堅等并餘黨二萬餘衆器械數十萬李宏義歸附於我更名孺贇初忠懿王之治閩城壘甓皆有錢文曰此城終歸錢氏忠懿頗惡之因命劉去而錢文愈明又謠曰風吹楊葉鼓山下不得錢郎戈不罷至是皆驗是行也歸罪于陳覺馮延魯謂其專命而行也金陵始以覺爲東南面招討使延魯爲監軍及其敗績反以專命爲罪以贖恥一何偷哉爲君而偷復歸罪於下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夏四月李孺贇遣弟孺賓來請入覲從之五月我師凱旋王饗將帥于光册堂賞賚有差是月勅授王諸道兵馬都元帥增食邑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仍改賜資忠緯武恭懿翊戴功臣是月楚王希範殂弟希廣嗣

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王册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謚曰忠獻五代史晉天福末制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王仍冢王爲册以賜之前代王册册夷王有之僞梁時欲厚于鏐首爲式例故因而不改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時以建安爲淮寇所攻授東南面兵馬都元帥佐尋遣舟

師進討淮人大敗以功加守太師漢高祖入汴佐首獻琛賚表率東道漢祖嘉之授諸道兵馬都元帥佐居列土凡七年境內豐阜祖父三世皆爲元帥時以爲榮漢初以疾卒于位謚曰忠獻佐幼好書性温恭能以爲五七言詩凡官屬遇雪月佳景必同宴賞由此士人歸心其班品亦有丞相已下名籍而祿給甚薄罕能自濟每歲廷降吏則去其僞官或與會則公府聘以一僕馬處事齷齪多如此類然航海所入歲貢百萬王人一至所遺至廣故以朝廷寵之爲羣藩之冠佐有子昱年五歲未任庶務乃以其弟倧襲位 吳越備史六月乙卯王薨于咸寧院之西堂年二十在位七年勅謚曰忠獻八月勅葬于龍山之西原王英明果斷權變不測初嗣位尚少温柔好禮恭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敢欺諸校驕恣者能優容之及被譴皆不知覺兵籍使錢承德家火府適內城悉命親援之王登樓而望有伺便攘竊者亟命斬之衆因悉力火遂滅淮人之攻閩也李孺贇來求援諸將議將不從王因集而詢之果同其說王變色曰脣亡齒寒春秋明義吾爲天下元帥執大兵柄豈不能恤隣難乎諸將躍馬肉食不能爲我身先耶有異議者斬之及大舉遣將誓師辭令明肅衆皆踴躍承命既而果成大功

開運中將盜車徒乃下命募軍中及民間子弟而喻時無應者乃命大糾之令曰糾而得之者糧賜皆獨半翼日投書者雨集遂加精訓南方之捷多其力也有獻嘉禾者王問倉吏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寛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租稅三年

弟俶立

俶字文德佐卒弟倧以次立初元瓘質于宣州以胡進思戴惲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爲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倧立頗畀侮之進思不能平倧大閱兵于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倧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倧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倧將殺巳是夕擁衛兵廢倧囚于義和院

史倧性明敏嚴毅未立時常以佐性寬善而掌兵權者
難制及代佐為帥以禮法繩下宿將舊勳不甚優禮大
將胡進思頗不平之乃密與親軍謀去倧漢廁入汴之
歲十二月進思率甲上三百大諜突入衙署倧于闔戶以
拒之左右與之格鬭盡為進思所殺遂遷倧于別館以
甲士援送幽于衣錦軍立倧異母弟倣為帥其年夏四
月進思疽發背而卒越人快之以為陰靈之誅逆也
吳越備史忠遜王諱宏倧文穆王第七子孝獻世子同
母弟也起家內衙指揮使檢校司空開運元年冬十一
月出為東府安撫使累授檢校太尉尋拜丞相開運四
年六月丙寅即位于天冊堂十二月命丞相吳程邦福
州威武軍事庚戌內衙統軍使胡進思指揮使諸溫釬
滔等以內衙兵遷王于義和後院諸將校卒衆迎今大
元帥郎位焉自忠獻王時諸將校驕慢雖旋加誅殛而
在位者皆優饒遇之及王纘嗣性既嚴急誅杭越侮法
吏三人而統軍使胡進思侍迎立功干預政事王惡之
每有僭越必顯責讓進思憂懼不自安屬內衙指揮使
何承訓希旨請誅之又謀於都監使水丘昭券昭券以
進思黨盛難制請於王且容之王猶豫未決承訓懼反
以謀告進思進思遂亂卒親兵戎服入見王叱之不退

因惶駭人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曰王猝得風疾傳位于俶因帥諸將迎今大元帥於私第且言於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下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等亟出褰簾德昭乃拜進思稱王命承制授元帥元帥曰若全吾兄乃敢受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承之元帥始視事於是進思殺水丘昭券進思妻曰他人可殺昭券正人君子也奈何殺之初遜王將卽位近侍陳禹嘗夢以金鈔鑼承日輪加王之項而手持二鐶未幾墜地既而以夢語人人曰汝主將有非常之事然其二鐶不過二十旬耳及卽位以黃金一鎰命近侍袁文昌鑄巨錢文昌意其求識且懼不就宿謀於匠者別鑄一以爲備貿日以所授金鑄之遜王臨視果不就因潛以宿鑄者獻之至是皆驗其兆後廢王毳請謚曰忠遜以王禮葬會稽秦望山之原　通鑑內牙統軍使胡進思侍迎立功干預政事宏倧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宏倧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十斤宏倧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宏倧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宏倧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

以宏倧爲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迎
孺贇歸福州及孺贇叛宏倧責之進思愈不自安

俶立之五代史俶元璀之子倧之異母弟也倧既爲軍校所幽時俶爲溫州刺史衆以無帥遂迎立之時漢乾祐元年正月十五日也東都事畧佐卒以弟倧繼倧爲牙校胡進思所廢俶時鎮東浙東遂渡江襲位吳越備史王名俶字文德文穆王第九子也母吳越國恭懿太夫人吳氏王以天成四年歲己丑八月二十五日生于功臣堂天福四年十二月承制授內衙諸軍指揮使檢校司空忠獻王累授王特進檢校太尉開運四年春三月庚寅出鎮丹邱郎台州也下車數月有僧德韶語王曰此地非君爲治之所當歸國城不然將不利矣王從其言即求歸秋九月甲戌發自丹邱歸覲也是日大王風東南有雲如樓閣之狀識者異之冬十二月內衙統軍使胡進思指揮使諸溫斜滔等幽王于義和後院乃召諸大校及率中外軍庶奉迎王于南邸晡時王見府僚將校於帥府之外簾謙讓者三諸將校以王素有德望俯伏稱賀即日王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檢校太尉兼侍中莅事于元帥府之南序

遷倧于東府家王故事先臣初爲台州刺史時先伯父廢

王倧始嗣立而宿將胡思進怙權亂政倧不能容形於
色王言倧且欲殺之思進乃通思廢王而以兵迎倧立先臣時晉
開運四年十二月晦也先臣乙夜王府置具與思進約
日能全吾兄則敢承命不然者請避賢路思進曰諾先
臣始覘事於是遷倧於越其後思進達約日請害倧先
臣讐說百端思進之請益固先臣察其必有它變乃先
遣親將薛溫者往越為倧守衛且誡曰是行也委爾
保全廢王事無大小皆非吾意當死扞之溫既行果思
進夜使二卒持刃踰垣而入倧闔寢戶以拒之求
救之聲聞於外溫領徒而入斃二卒於廷中及思進之
死倧獲無恙開寶中始以疾終　吳越備史乾祐元年
春正月辛亥朔漢主南郊大赦改元是月乙卯王即位
于天寵堂赦境內租稅班賚有差天寵堂即忠獻王建
重建于廢王不克遷王乃至是始臨位焉自前年季
冬浹于正旦陰晦彌月是日雲物澄霽中外人情胥悅
壬戌遣將兵奉廢王于衣錦軍三月勑遣中書舍人張
諸王來歸忠獻王賵丙寅內衙統軍使胡進思請誅廢王
王不許於是進思憂懼而卒先是王遣都頭薛溫領親
兵保衛廢王且戒之曰爾等小心衛護吾兄若有異事
當死拒之至是進思請誅不遂乃詐以王命令薛溫害

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決不敢妄發也進思乃
夜遣二賊踰垣而入欲刺廢王廢王闔戶大呼薛溫聞
之率衆而入夜二鼓斃二賊于中庭至是進思聞二賊
死憂懼不二日發疽而死　龔茂良湖州靈昌廟記公
諱進思字克開家於霅川容貌雄偉目光如電甫四歲
能讀書七歲知爲文十七歲舉進士不第毅然棄其業
學劍稍結豪賢知畧邁衆膂力過人從錢武穆王鏐軍
中累功拜內衙統軍使兵部尚書左丞長興三年武肅
王卒子文穆王襲位文穆王卒子忠獻王佐襲位忠獻
王卒弟倧襲位倧暴戾荒淫公數以直陳王見疏懼禍及
己乃廢倧迎其弟俶立之是爲忠懿王公嘆曰位將相
困偏方此爲恨耳老不郎去吾族赤矣遂謝病不出王
數至第强起之公以顧命不獲去乃命諸子恐渡江散
處台寧間公次子慶因度奉化重公嶺得石樓逢島之
勝始定家焉公請告歸霅川躬率子弟力稼穡暇則敎
以經史騎射夫人杜氏亦以紡織率內家庶饒裕賑鄉
里貧乏及喪葬弗能舉者分田廬以安他邑來依者息
爭訟化奸頑禮俗相讓既又以錢氏自相圖位內難將
作不得已復之杭至公署已聞變時年九十八歲發疽
而殞長子工部尚書璟奉棺歸葬焉鄉父老咸思德義

立祠祀之祠成鄰人陳什醉舞庭下輒嘔血幾死公子慶再拜得甦醉者降曰姑試耳後過客敬禮莫敢正視遇水旱疾疫禱之如響宣和間睦寇方臘起上命童貫爲浙江淮南宣撫討之禆將楊可世便道取疾駐兵祠下是夜夢神告曰我當贊公一戰且謁祠下乃夢中所見神也兵至睦城見甲兵擁白馬前導大敗賊兵擒臘而歸因奏其績于朝敕廟額曰靈昌淳熙中父老復請敕賜靈昌廟夫人杜氏贈邢國夫人官爲祀之倣

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册金印

五代史其年八月始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周廣順中累官至守尚書令中書令吳越國王　五代會要晉　天福六年十二月封兩浙節度使錢宏倣爲吳越國王又漢二年十一月封兩浙節度使錢宏倣母吳氏爲順德夫人封贈之制婦人有國邑之號死有謚近梁朝賜張全義妻儲氏爲賢懿夫人又改莊惠蓋當時特恩非舊典也三年十二月追封故順德太夫人吳氏爲恭懿夫人其年八月封兩浙節度使錢宏倣爲嗣吳越國王　東都事畧漢授以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錫以金印玉册仍領鎮海鎮東節度使至周以天下兵馬

都元帥處之吳越備史二年三月勅授王東南面兵
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道管內
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國吳越國
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仍賜匡聖廣運同德保定
功臣冬十月勅遣散騎常侍張煦等持節備禮冊王爲
吳越國王仍賜王冊金印法物等冊曰惟乾祐二年歲
次已酉十月庚午朔越十九日戊子皇帝若曰我先帝
承有晉崩離之後醜類允斥壽盤中夏是用順天致罰
大極黎元太阿一揮羣克胥逌享蔦驟于無主解北庶
之倒懸輓定世勳以吳越居右伊肸耿躬虔奉先訓嗣
位之始即晴懋功前命爲元帥按地圖授武節東南之
境得行征伐命冊爲真王駕大輅執桓圭牛斗之鄉盡
荒上宇詢于有位僉日克諧咨爾匡聖廣運同德保定
功臣東南面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
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
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
督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錢宏俶
象緯炳靈公王襲慶積江負海者三千里開國承家者
六十年而能望辰極以駿奔奉天朝之師律允庭納貢

則外府告盈下瀨宣威則前茅獻捷忠信著于羣后禮讓行于一方故元冕九章爲王之服昭其名也朱輪駟馬爲王之馭昭其器也而又三吳百越列土分疆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既祖禰之令圖實典禮之鉅著勸夫忠孝以御邦家今遣正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照右補闕崔頌持節備禮册爾爲吳越國王於戲品秩甚尊名數九重肅廣庭而備物揀吉日以覃恩爾其恪共厥位事大以功用敎民順馭衆以惠用敎民義居彼而行惠神其福之禮曰惟王建國諸侯所以守舊邦書曰惟帝念功王者於是出好爵匡我堯緒承爲漢藩浙江如帶稽山如礪福祿無窮貽厥百世攸往欽哉對揚休命三年春二月金陵以儁承安軍節度使查文嶽取福州遣劍州刺史陳詢泉州刺史留從効率兵犯我無諸王命指揮使潘審婿率師禦之遂生擒查文嶽及行軍判官楊文憲等三十餘人斬馘萬計陳薃留從効等走之初福人告文嶽曰吳越兵已棄城去請公爲帥文嶽信之乃遣陳詢率水軍下閩江文嶽自以步騎繼至城下閩州刺史吳誠詐遣兵數百出迎文嶽譔諫曰閩人多詐未可圖也宜立寨徐徐圖之文嶽曰疑則生變不若乘機據其城乃引兵徑進詢整衆鳴

鼓還于江湄吳誠與儒審燔等勒兵擊賊大敗之遂執文巖等士卒戰踣死者一萬餘人陳誨等率親部而遁是月甲午丞相中書令鄭國公杜建巖卒建巖字延光新登縣人祖仲明不仕累贈水部員外郎父稜贊忠去僞功臣兩浙行軍司馬鎭海軍節度副使常潤二州刺史初八都建稜率鄉黨以武安為號時武肅王輔蘇庶八起石鏡鎭旋平劉漢宏功業復盛稜謂諸子曰吾每責人不過十罰則為之傷心而觀錢公每有斬決皆談笑自若成大事者是人也當事之必貴吾旅稜遂歸于我光啓三年命稜討薛朗平之遂為常州制置使尋遷潤州乾寧中安仁義適東陽命稜卒師討平之及武肅王以宣州降卒隸中軍號武勇都前後左右皆無賴稜常忠之乃密疏曰狼子野心稜觀武勇將士終非大王所肅願以士人代之王弗聽及徐綰叛命使祭之旌其先 咸淳臨安志吳越太師杜稜墓在新城縣北三里官塘子建巖墓在縣西十里袁村 吳越備史建巖即稜子也少強勇不與諸弟類嘗于山莊構小茅齋輒私署軍州押衙紀于棟鄉里見焉驚因聞于稜稜亦加責巖對曰大丈夫何止一軍事押衙耶始從軍無事人之志及稜歸武肅王乃從父命而盡心于我稜在常州爲

淮人所逼徽馳赴父難不及境而城已拔徽乃率所部還新登及稜自淮南歸軍中嚴整無改稜尤稱之徽累征伐皆畢衣入陣賊衆無不披靡所至輒立大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初從征董庶人被射中肩徽亦能軍開平中與武肅王弟鐸率師救姑蘇與敵遇因逼河河梁上蹶乃鞭馬徑渡及岸馬斃遂痊之號曰馬塚至今存焉徐綰之叛徽馳自新登以本部赴難因命守禦時賊將聚木楚北門徽使持火鈎取其木先焚之遂不得聚賊計遂罷時有勸王東保會稽者徽拔劍曰事苟不濟當同死于此必東渡亦售命于賊耳武肅王緘之睦州陳詢之貳我也王以徽為詢姻婭頗疑之乃使馬綽何其意徽曰陳氏負恩背義自貽覆族之禍徽餅姻婭義當見疑然衆書以諭之皇天后土苟或鑒照則拔城獲書方明徽心耳俄有睦州廳吏來降持徽所遺書至武肅王嘉嘆久之賜徽錢一百萬徽兄建思嘗譖徽于武肅言其第中蓄兵仗將為異圖王使人閱之徽方食使者強抵徽臥內徽但食不顧使者閑之武肅王感悟益加殊待及搆第于城南王親與規晝徽性儉率出入尊從不過數人凡財物多散鄉里親族武肅王每會王人必指之曰此杜丞相今日塵忝多其力也忠獻王時其

孫昭達爲內衛都監使盛治第宅強嶽觀之曰乳臭兒
不諳事乃爾後昭達果以罪誅及春秋高尚能騎射嘗
從擊毬于廣場興酣有宿中箭鏃自臂中飛出人皆壯
之嶽爲詩自敘日中劍斫耳缺被箭射髀過爲將須有
膽有膽即無價初稜將亡散家財與諸子惟嶽但受一
笏稜曰此吾歷任所秉者惟汝能傳之嶽歷官自武安
都將國子祭酒至歷源昭化等軍節度使累官吳越國
丞相兼中書令封鄭國公皆自國初至忠獻王以來奏
授也凡子弟孫姪多連姻公室朱紫車馬充溢門庭有
國以求莫比其盛卒年八十八謚曰威烈三月勅授王
守尚書令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五百戶夏四月王以查
文嶽等獻于五廟國人爲之贊覲先是征伐來擒獲雖
衆而獻仔之禮至是方備冬十月王歸查文衛于金陵
廣順二年春二月制授王天下兵馬元帥增食邑二千
戶實封五百戶改賜推誠保德安邦致理忠正功臣顯
德二年三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　周授
錢俶天下兵馬元帥勅古之王者啟邦經野分職設官
疇建殊肅懋昭大德我有重臣世膺王爵雖任一方之
帥未超極品之榮漢法非劉不王唐制元帥爲重茲維
大任寧授非人用錫名藩承扶昌運谷爾檢校太師守

尚書令上柱國吳越國王錢宏俶乾坤間氣海嶽孕靈
爲民物之綱維賁朝廷之藩屏承宗保國奕世羨堂構
之實治亂持危四方推英豪之主梯航時登乎丹陛兵
革雍及乎蒼生才足以尊主而庇民德足以移風而易
俗肆歸建極不替忱誠有齊桓尊周之心而忠義式踰
乎齊有晉佇篤楚之略而功名不忝于晉建之都督則
百碎允喆使之元戎則三軍用命表海受一方之寄真
王砍萬戶之封匪爾令名易兼衆職爾其不墜善始永
圖令於承我屐言芽忝厥位可特授天下兵馬都元帥
倏如故　錢俶逮黃妃塔碑記敬天俯德人所常行刔
叔忝嗣丕圖承平滋久雖末至全盛可不上體祖宗師
仰瞿冥氏慈忍力所沾溉邪片于萬幾之暇口不輟誦
釋氏之書手不停披釋氏之與者蓋有深旨焉諸宮監
尊禮佛螺髻髮循佛生存不敢私秘宮禁中恭萃瑤具
創翠堵波于西溯之嵩以奉安之規櫨宏麗極所末見
極所朱閩宮監宏頤之始以千尺十三啓爲率爰以事
力未充姑從七敘梯旻初志來滿爲慊計甄灰土木油
錢瓦石與夫工藝像設金碧之嚴通縉錢六百萬覩會
積之應天塔所謂許元度者出沒人問凡三世然後圓
滿願心宮監等合力于彈指頃幻出瑤坊信多寶如來

分身應現使之然耳顧元度有所不逮塔成之日又鑄
華嚴諸經圍繞八面冀成不思議劫數大精進幢于是
合十指爪以贊嘆之塔曰黃妃云
吳越國王俶拜手謹書于經之尾世宗征淮南詔俶攻
常宣二州以牽李景俶治國中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
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州候吏陳滿不知景使
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于俶請舉兵以
應俶相國吳程遽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爲王師必
未渡淮與程爭于俶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爲景將
柴克宏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
不顧程等僅以身免周師渡淮俶乃盡括國中丁民益
兵使邵可遷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

州以會期吳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俶世宗諭之曰朕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俶兵甲旗幟橐駝牛馬吳越備史冬十月乙丑朔勑遣司空李穀率師伐金陵十二月王遣使入貢勑出兵會擊金陵是月王師渡淮三年春正月車駕東征王詔王王以國兵兵分路進討二月王師入淮南靜海軍制置使姚彥洪率家屬軍士戶口等一萬餘人奔于我是月王命丞相吳程而衢州刺史鮑脩讓等攻毘陵命指揮使路彥銖等伐宣州命都指揮使羅晟等督水師次于江陰應王師也既而殿直薛有光來宣諭仍賜沿身衣冠法物三月我師克常州生擒刺史趙仁澤偏將諸承

向重霸等一百餘人遂班師時暫田副使陳滿言于丞相吳程日周師南征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吳程如其言請王從之丞相元德昭止曰唐大國未可輕舉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能無慮乎吳程固爭王遂遣程取常州

陸游南唐書趙仁澤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常州團練使周人來侵吳越乘間出兵攻常仁澤戰敗被執歸之錢塘仁澤見吳越王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與先王結好質諸天地王今見利忘義將何面目見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藥傅瘡獲愈後不知所終

楓窗小牘臨安有諺語凡見人不下禮呼曰强團練余不知其所自來後得之長老云錢氏有國時攻常州執其團練使趙仁澤以歸見王不拜王怒命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救解云此强團練有之足以勸忠也遂以藥附瘡送歸于唐故至今以爲美諺

吳越備史秋七月癸卯王親閱于龍山教場冬十月車駕親征壽春是歲始括境內民丁益師旅也四年八月勅遣諫議大夫尹日就至賜王生辰御服紅袍二副

泉志十國紀年吳越史日周顯德四年正月忠懿王錢俶議鑄錢余按十國紀年云晉開運三年忠獻王宏佐嘗議鑄

鐵錢衙內都虞候宏億上疏以爲不可王從之至忠懿王復議鑄錢則是錢制行矣　吳越備史五年二月丁卯王師復維揚勅遣殿直趙誨來宣諭仍出艘艘于瓜州步迎鑾長風沙等處王師欲濟江命上直都指揮使邵可遷路彥銖等帥艦四百艘水師二萬以會之江北諸郡悉平六年春二月甲申王遣丞相元德昭寧國軍節度使吳延福入貢京師秋八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改賜崇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又勅王元妃孫氏爲吳越國賢德夫人王世子惟濬爲鎮海鎮東等軍節度副使檢校太保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堪其

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絶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俶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俶嘗來朝厚禮遣還國俶喜益以器服珍奇為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爾何用獻為五代史皇朝建隆初復加天下兵馬大元帥共後事具皇家日歷 吳越備史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巳今大宋皇帝受禪大赦改元封周少主為王勑遣使來宣諭二月王但用今名避廟諱也 通鑑長編建隆元年二月已卯以 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王錢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吳越備史夏四月勑授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五百戶九月甲寅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車駕東征是月王遣上直都指揮使孫承佑率師至潤以迎應之四年十一月甲子太祖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乾德王命姪昱入貢勑遣引進使丁德裕來宣諭仍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貞恭

順功臣乾德三年春正月乙酉西川平王命姪台州刺史昱入賀八月甲寅丞相吳程卒程字正臣山陰人祖可信定州虞唐縣令父蛻大順中登進士解褐鎮東軍節度掌書記右拾遺累官禮部尚書起家校書郎武肅王承制累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借緋長興初王女選婚于士族乃以孟粲于葆暨程等三人見于王庭熟視程乃選之承制遷金部郎中借金紫以程有吏術因命提舉諸司公事文穆王襲國奏授程為職方郎中觀察支使節度判官天福中文穆王子僎遙典睦州命程知州事忠獻王時以程判西府院事尋拜丞相福州李孺賛伏誅授程威武軍節度使乾祐三年淮人侵福州程授諸軍節度獲其將查文徽初淮人方薄閩城授甲于將卒而將卒充濫庭廡紛然不可遏程因登艦瞋目叱之衆皆股栗自是軍政嚴肅程始在東越以父蔭不事苦學有謂程曰觀子胥法與葬儒類但恨他日登將相不長談論耳程遂勤學文穆王時有西府院官滕擕嘗夢程化為赤龍望南方而去擕因語其夢于人曰吳氏子非我所測也及為福州始驗其兆尋以國用繁廣乃命程兼掌屯田権酤事乾德初程夢一羽人布策于前曰計字之算而所遺者三果三載而卒年七十三諡曰

忠烈五年三月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王子惟濬人貢而還賚賜吳越國賢德夫人珠翠冠帔等六年春三月乙酉丞相元德昭卒德昭字昭遠撫州南城縣人父仔昌任新撫饒信四州刺史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傅仔昌之在信州也頗傾心于我屬衛睦作叛亦有狩冊之力及爲淮人所攻其下內叛遂奔于我武肅王禮以賓席惡其姓危氏乃更曰元因爲錢塘郡德昭鎮東軍節度巡官錢塘縣令累授睦州軍事判官知台州新亭監始在信州仔昌使日者覘諸子日者指德昭曰獨此子非武官及學文其師授以文體文穆襲國命林鼎爲丞相曰元德昭有輔弼之才兵機細務悉以委之尋拜丞相王卽位禮遇彌至德昭厚重多謀臨事而不撓每屬嚴警議者盈庭德昭至則他論皆息軍中有不議理者德昭以事諭之無不聽服性嗜酒雖沉醉無所怠事晚年衰耗王見之謂左右曰吾向見德昭容色衰倦如一旦不諱人誰輔吾因泣下德昭理家以孝愛聞每時序置酒環列几席者凡四從常爲詩云滿堂羅綺兼朱紫四代兒孫奉老翁及寢疾自爲埋文治後事終中外無不嘆息年七十有八謚貞正冬十月辛酉命世子建武軍節度兩軍副大使惟濬兩浙行軍司馬孫承佑八貢

助郊祭也　吳越備史補遺開寶二年春正月制加王
食邑三千戶實封六百戶秋九月王遣子惟濬入貢十
一月皇帝南郊制加王食邑二千戶實封六百戶仍改
賜開吳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五年秋九月王
遣元帥府掌書記黃夤簡入貢太祖謂夤簡曰汝歸語
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倔強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
我無信人言脣亡齒寒王錢密表謝且請師期七年秋七
月勅詔王取常州詔曰勅王錢俶朕統御萬邦撫臨兆庶
推至誠而待物期率土以歸心布施行仁是予本志興
師動衆非我願爲惟彼江南言脩臣禮久被撫綏之化
頗傾依附之心貢封章則惟見恭勤脩外貌則多從減
降既云事大每欲包荒甘言嘗信其赤心內念豈疑其
奸計而又疊傾誠款頒降册封既禮分之未虧故我心
之無間使人頻至詞旨愈專是以特降近臣俾其畧來
赴闕頒宣優厚恩禮殊隆何期終日包藏一朝敗露不
惟多方託故懇避來朝而乃脩葺城池選練軍旅教習
戰陣抽點鄉兵爲捍拒之謀作攻守之備朝廷養寇垂
二十年心狠貌恭突然自敗向展爲臣之禮適滋覬覦
之方每云傾輸動彰狡詐既行問罪須至興師今者禁
衛出軍雲臺選將尅期攻取直抵昇州卿任重統戎心

事蕩寇早者會彼章奏具述事宜令驗姦兇果符陳請
聞茲討伐必罄忠勤今俟丁德裕到彼住三五乃可部
領兵士起發且往攻取常州毘倚之懷寤寐無已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是月王密遣行軍司馬孫承祐入奏機
事九月孫承祐自京賫密詔回師期定矣王即日命境
內訓練士卒揀閱兵甲冬十月勅授王東南面招討制
置使仍賜御劍一口御甲一副金鞍御馬一匹仍命丁
德裕為行營兵馬都監又以雲騎雄捷等指揮步兵凡
千人輔王進攻常州是月庚申王親率鎮國鎮武親從
上直等都指揮使王誥等五萬餘人發自國城丁德裕
為先鋒使是日天氣晴和風色便順癸亥次嘉禾有氣
黑色形如覆舟當行府之上占者日王氣也丙寅王率
諸軍入毘陵前鋒所至賊望風而遁有獲巨艦于旌門
之下占者日元武之應也戊辰王次毘陵遂克關城常
人以牙城自守王命營于九仙墩命親從指揮使凌超
等分營四門命鎮國都指揮使王誥攻江陰鎮武都指
揮使金彥滔攻宜興並率水艦由吳興出太湖而進十
一月金彥滔克宜興獲其令尉等官士卒凡三百五十
人馬八十四王即命金彥滔獻于京師十二月癸亥王
親率軍將攻拔城寨殺賊軍二千餘人生擒六百餘人

辛未鈐又敗賊萬餘人于城北金陵大將盧絳宵遁翼日
王命鈐轄使沈承禮等並告于京師八年春二月詔遣
內直使陳理來宣諭仍以戎服五萬副賜王軍又賜
王將帥服帶器帛有差是月王率大軍攻其壘不克夏
四月我師復大攻城壘時僞知常州軍州事禹萬誠遣
觀察推官鄭簡降欵于軍門且請命爲王從其請禹萬
誠等詣行府待罪王賜以衣冠器幣等悉送于京師以
請命又命羊酒置其家以安慰之江陰寧遠等軍沿江
石橋等寨軍兵來降王悉宥之是月敕遣使來宣諭援
王守大師加食邑六千戶實封九百戶仍賜湯藥及沿
身法物等五月詔客省使丁德裕權知常州仍又遣敕
上侍禁李輝賜王襲衣玉帶玉鞍勒馬各一事金器二
千兩銀器一萬兩錦綵一萬段詔王歸國是月王遣兩
浙諸軍都鈐轄使沈承禮等率兵會王師于金陵冬十
一月我師克金陵僞主李煜出降是月王乃表賀之復
遣大將孫承祐上表請入覲十二月王克金陵有功勅
遣東頭供奉官徐靖賚賜王綵錦八對御衣一副金盃
一項金甲一副御酒一百瓶驍馬三百匹仍賜御札一
通褒焉又賜王麾下孫承祐爲平江軍節度使沈承禮
爲寧海軍節度使又賜爲防禦使者三人爲刺史者六

人賞克金陵之功也是月詔許王入覲焉勅錢俶省所
差人鎮東軍支使王通今月二十八日走馬到闕奏今月
十五日僞命知常州禹萬誠等歸附已安撫城中事具
悉卿位高王霸天付將才門專衛社之勲世著勤王之
節昨者親提銳旅取彼堅城勢孤而旣絶援兵力盡而
遂輸降欵遽歷寒暄之候遂成克復之功永增史册之
光輝賓協君親之任委甚爲嘉賞不捨興茲奬諭
想宜知悉九年春正月庚申王發自國城先是太祖皇
帝因王入覲勅遣供奉官張福貴淮南轉運使劉德言
開古河一道自瓜州口至潤州江口達龍舟堰以待王
舟楫之至其堰遂名曰大通堰又于京城之南勅建大
第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備峙什物供帳之類皆御用者
賜名曰禮賢宅以俟王駐節焉二月辛丑王次寶應勅
遣引進使翟守素至賜王湯藥以金盒盛之又賜金鞍
轡馬二匹仍押御厨儀鸞翰林皆至焉甲辰王次泗州
勅遣內臣至賜馬三百匹駝一百頭以載行李辛亥又
遣內司賔泊內臣至賜王夫人孫氏湯藥二金盒法酒
五十瓶茶果五十盒是日王次近畿皇帝詔山南東道節
度使興元尹皇子秦王德昭迎勞仍賜法酒一百瓶果
子一百盒翌日王至京師詔興元尹賜宴于迎春苑尋

詔王居禮賢宅王未至前數日太祖幸其宅躬自閱視
其恩禮如此戊午王朝見于崇德殿進賀平江南及允
朝遂覲表貢奉犀玉帶及寶玉金器五千餘事上酒一千
瓶遂賜宴于長春殿中席就幄次賜黃金照匣黃金鈔
羅及鋌盤等皆御物也已未王進謝詔宴于後苑丙寅
駕幸禮賢宅賜金二千兩銀三萬兩絹二萬疋又賜王
世子建武軍節度使惟濬及陪臣通儒學士崔仁冀等
絹帛有差是日王遣世子又進龍通帶二條金玉寶器
五千事三月制賜王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進封王夫人
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封王女為彭城郡君仍詔內臣賜
王妃湯藥法酒茶果等五百餘事翼日宰臣上言異姓
諸侯王無封妻為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蓋旌忠賢何
必古也時又詔王宴于苑中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上
命王與太宗秦王敘昆弟之禮王叩頭陳讓再四翼日
太祖將幸洛陽詔王歸國王懇請隨駕詔不許惟留王
子惟濬從行是月詔王奉辭詔遣賜金器二千兩銀器一
萬兩銀三萬兩對衣玉束帶玉鞍轡御馬一匹細馬五
匹綾羅錦段　八萬疋銀裝戎器八百事一散馬一百
匹牙墜署帶絡縫彩等共二千事又賜王麾下將帥等
官錢帛有差太祖謂王曰南北風土炎暑不同宜加調

護卿可早歸又親賜密封黃綾包袱一封謂曰卿至途
中宜密視之王涕泣進言願三歲一朝上曰川陸迂遠
當俟我詔旨卽來次日王妃入辭中宮賜金器三百兩
衣著二千匹銀二千兩是月甲戌王離京師詔秦王賜
宴于迎春苑勅遣引進使翟守素押翰御廚儀鸞送
至雎陽次日又遣入內小底乘驛至賜王湯藥二金盒
王妃湯藥一金盒戊子王在舟中再拜乃密開所賜黃
袱視之皆羣臣乞留王章疏也　開寶九年夏四月丙
辰王至國城丙寅王子惟治詣闕謝恩卽日王視事
移座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所在天威不違顏
咫尺某豈敢寧居乎宋賜錢俶勅卿顯著事功已書
簡冊雖將印盛列于鼎鐘極恩久懸於制誥每懷忠正
常用欽嘉今封卿爲吳越國王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
百戶見命使臣兼行册禮故先王詔示俾咸知悉　宋賜
錢俶誥朕惟上天助佑四海晏淸車書混一於華夷雨
露滋榮于稼穡幸歲時之大稔政庶務之小康順一陽
而再陟郊壇結三獻而恭陳告謝荷神心之昭格覃慶
澤于幽遐乃眷保臣方膺重寄表率恒高心于華夏鎭臨
久蒞於列藩我有異恩特埀殊寵咨爾天下兵馬大元
帥檢校太師尚書令吳越國王錢俶爾旣推誠而奉朕

朕當開懷而奬爾是用擇茲吉日降以殊恩錫吳越之兩藩兼都督之名位命爾令子爲子守臣授雙節于天朝所以顯元帥之隆重效一方之職貢豈不表臣子之忠誠并田更易於初封品秩彌光于舊物不煩多訓用稱褒章加食邑三千九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吳越國王功臣如故符至奉行

宋授錢俶尚書令兼中書令

勅咨爾吳越國王錢俶天賦純誠神資秘畧玉鈐金匱生知戰伐之機列鼎鳴鍾世襲公王之位斧鉞之威權素重梯航之職貢維勤特授大謀共除殘孽訓驍勇之士卒所向無前指要害之州城期于必取涉歷寒暄之候辛勤寇敵之威簡自朕心豈忘嘉奬捷書幾至賞典亟行載徵者老之文俾盡優崇之禮爾其恭膺休命善撫奥區知荷寵以難忘思齎終之爲美庇民尊主傳帶礪于無虞翼子貽孫保箕裘而不墮扶成昌運永光令圖可特授向書令兼中書令天下兵馬大元帥散官如故

宋賜錢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制

漢鄧侯以第一論功方賜劍履上殿唐汾陽以累贈元老乃命詔書不名斯越其章乃殊乎禮咨爾吳越國王錢俶岳重雄名神符妙畧橫江負海世爲開國之臣履信資忠位襲仗君之節爵位崇極踰三十年昨以吳人不庭致使王師問

罪付東南之兵柄盪常潤之寇塵始則兵鋒親臨早平
邊壘次則師之徒適至克彼江之城洎僭國之傾亡亦純誠
之贊助望闕入覲執圭來朝當妖氛未平按彤車而發
憤兇徒盡掃望金闕以來奔為臣及茲其節可尚天朝
典禮汝特為優帶劍不名所尊非過朕今議賞惟爾攸
宜所以異乎羣僚殊彼恒品 宋賜錢俶劍履書詔不
名詔古者宗工大臣特破隆徭或劍履上殿或詔書不
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今我兼其命數用獎助賢輝映
古今允為優異咨爾吳越國王錢俶德隆宏茂器識深
遠撫奧區于炎會勤洪伐于宗彝昨以江表不庭王師
致討委方面之兵柄克常潤之土宇而乃執圭來庭垂
紳就列罄事君之誠慤為羣后之表儀爰峻徽章以旌
元老可特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妻賢德順睦夫人孫
氏為吳越國王妃 東都事略宋興改大德元帥自太祖
受命俶貢奉有加開寶六年封其妻孫氏為賢德順穆
夫人遣幕吏黃夷簡入貢太祖謂之曰汝歸語元帥常
訓甲練兵江南倔強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
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時命有司造大第甚宏麗
以賜名禮賢宅以待兩浙江南之先來朝者王師討江南
以為昇州東面招討制置使李煜貽書於俶其畧曰今

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爾俶以其書來上率兵援常州加守太師又遣其大將沈承禮率兵隨王師平潤州詔俶歸國江南平俶與妻子來朝太祖對于崇德殿待以優禮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劍履上殿或詔書不名率由豐功待以殊禮吳越國王錢俶特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又以俶妻爲吳越國王妃宰相言自古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制太祖曰行之在我安問舊典太祖待俶甚厚自晉王宰相及中外臣僚上章請留俶不遣太祖曰錢俶在吳越歲脩職貢今又委質來朝若利其土宇而畱之殆非人主之用心何以示信于天下也及俶歸國太祖以黃絹封文字一複付俶曰俟到國即開之俶仍諭俶曰朕知公忠若朕常在公則常有東南他人未可知也俶感泣拜謝至國啟封皆晉王宰相以下畱俶章也俶上表

續通鑑長編先是上嘗召吳越進奏使任知杲令諭旨於其王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復還不久畱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崔仁冀亦告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也俶深然之丁卯俶請赴長春節朝覲詔許之開

賓九年二月吳越王俶及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
等入見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案視供
帳之具及至即詔俶居之寵賚甚厚俶所貢奉亦增倍
于前也三月庚午詔命吳越王俶劍履上殿詔書不名以
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宰相謂異姓
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即命
其子惟濬持詔賜之先是上數召俶與惟濬宴射苑中
惟諸王預坐俶拜輒令內侍掖起俶感泣又嘗令俶與
晉王光義京兆尹廷美敘兄弟之禮俶伏地叩頭固辭
得止上將西幸俶懇請扈從不許乃留俶惟濬侍祠遣
歸國是日宴講武殿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
卿可早發俶泣涕曰願三歲一朝上曰川途迂遠俟有
詔乃來也先是羣臣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上不
從于是命一黃袱以賜俶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
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每
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
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
玩為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于庭焚香而後遣之
楓窗小牘余邸寓于錢氏之舊綱蒼山碧樹想見衣錦
風煙因念余昔家京邑每過南宮城太學左方禮賢宅

未嘗不欽仰忠懿之賢雖喬木垂楊朱門雕砌宛若猶在于時子姓貧寒至有衣食不周者嘗讀兩朝供奉錄太祖太宗雖所賜金器六萬四千七百餘兩銀器四十萬八千八百餘兩玉石器皿一萬七千事寶玉帶四十二條錦綺一十六萬六千三百餘疋然忠懿入貢如豬黄犀龍鳳龜魚仙人鼇山寶樹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也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一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二千餘兩錦綺二十八萬餘疋色絹七十九萬七千餘疋金飾玳瑁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碼碯玉器凡四千餘事珊瑚十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餘事金銀飾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二百餘斤及歸國之初舉朝文武閹寺皆有餽遺蓋有國已來所積一空矣　鐵園山業設開寶末吳越王錢俶始來朝並至太祖謂大官錢王浙人也來朝宿其帳內毀矣宜柳作南食一二以燕衎之於是大官倉卒破命一夕取羊爲臨以獻焉因號旋鮓至今大宴首薦是味爲本朝故事　又上元張燈天下止三日都邑舊亦然後都邑獨五夜相傳謂吳越錢王來朝進錢若干買此兩夜因爲故事非也蓋乾德間蜀孟氏初降正當五年之春正月太祖以年豐時平

使士民縱樂詔開封增兩夜自是始侯鯖錄京師元夕放燈三夜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夜燈因錢氏而添之後家王故事先臣開寶九年二月入朝一日太祖召宴後苑時惟太宗及秦王侍坐酒酣詔先臣與太宗敘兄弟之禮命中人翼起之先臣叩頭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之後山詩話吳越後王來朝太祖爲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即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東軒筆錄錢俶入朝太祖眷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從及賜還本國復宴餞于便殿勸以巨觥陛辭之日俶感泣再三太祖命于殿內取一黃袱封識甚密以賜俶且戒以途中密觀洎即途啟之凡數十軸皆群臣所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石林燕語吳越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曰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其心及俶辭力陳願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俶載與舟歸日焚香拜之既至錢塘發視乃群臣請留章疏俶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我何可負恩及太宗即位以盡一世

之言遂謀納土　貴耳集吳越錢王入朝太祖曰謀下江南許以舉兵援助歸語其臣沈倫倫再三嗟嘆錢王叩之倫云江南是兩浙之藩籬堂奧豈得而安耶大王指日納土矣　南王壺清話黄夷簡閑雅有詩名在錢忠懿王俶幕中陪尊俎二十年開寶初太祖賜俶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簡謝于朝將歸上謂夷簡曰歸與元帥言朕已於薫風門外建離宮規模華壯不減江浙兼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與元帥先朝者即賜之今煜倔强不朝吾將討之元帥助我乎無為他謀所惑果然則將以精兵堅甲奉賜向克常州元帥有大功俟江南平可暫來見保無他阻一慰延想耳固不久留朕執圭幣三見于天豈敢自誣即當遣還也夷簡受天語說首而歸私自籌曰茲事大難王或果以去就之計見決于我胡以為對殆歸見俶因不匿盡以天訓授之遂稱疾于安溪别業保身潛遁夷簡山居詩有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幾焙茗旗香之句雅喜治宅咸平中歸朝為光祿少卿後終以壽焉　東軒筆錄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羣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處　北宋編年吳越王俶

使子惟濬來貢上嘗幸趙普第時吳越方遣人遺普書及海物十瓶上命啟之則滿貯瓜子黃金也普惶恐對曰臣未發書實不知上笑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耶因命普謝而受之　西齋話記太祖之御極也忠懿王錢俶親奉職貢以修藩臣之禮禮成辭歸面欽感遇俯首流涕且曰予子子孫孫盡忠孝太祖曰但盡我一世耳後世子孫亦非爾所可及也　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于京師國除吳越備史補遺太平興國二年夏五月王下令以文軌大同封疆無思凡百禦敵之制悉命除之境內諸州城有白露及防城物亦令撤去之三年春二月六日王發國城三月二日次揚州勅遣閤門使梁迥內班閻承翰來賜王湯藥茶酒及押諸司官迎接七日次洪澤驛勅遣供奉官李思彥至賜王湯藥一金盒玉鞍轡馬一散馬三十匹玳瑁毬毛紅暖衣等物及賜從行將校有差十五日王次宿州又遣入內小底副行首蔡守恩賫詔至賜王龍茶三觔以金盒盛之御酒二十瓶荔枝鵝梨石榴共六百顆以銀裝籠子盛封十七日王次永城時太宗勅遣王世子兩軍節度使惟濬迎候以內班李神祐領翰林儀鸞御厨諸司隨世子

至賜御筵一席是日王朗遣節度使孫承祐先賚表詣闕陳謝是月二十三日王次陳留孫承祐自京至傳宣撫問二更閤門使梁迥又至復傳宣撫問二十四日王至京師勅詔皇太弟開封尹廷美賜宴于迎春苑仍遣賜王對衣八事玉排方腰帶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細衣三千疋玉轡鞍馬一匹是日王安居于禮賢宅二十六日朝見于崇德殿謝恩及謝差親王迎接賜宴于長春殿王進法酒五百瓶金銀器物三千兩綾錦一萬事龍鳳香等二萬事翌日遣使賜王生料羊二百口法酒三百瓶粳米二萬石雜買錢一萬緡草料柴炭稱是又賜從行將校等官錢三萬緡二十九日遣內司賓來賜果子三十盒法酒一百瓶蒸羊食物等十匱三十日詔王宴于後苑王復進寶玉金銀酒器等三千兩通天犀帶一條龍鳳龜魚帶六事時太宗命射每中的者郎進金銀器三百兩太宗中的者六夏四月八日詔王宴于崇德殿二十三日宴王于後苑二十六日詔王宴于南郊御莊王又上酒器金銀器皿等共二千餘兩王酒酣至暮而歸第次日遣內司賓賜王御衣紅袍一副絲衣六事寶帶一條金銀酒器三千兩細馬四匹御馬一疋儀鸞一副是日王進拜表謝恩仍請以吳越封疆歸

于有司優詔不允表畧曰伏有懇誠貯于肺腑幸因入
覲輒敢上言蓋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時之從欲臣近
蒙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召募卒徒嘗誓戈
甲特建國王之號并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寵名誇
于隣國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洞分豈可冒居自權公議
合從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甲器皿已曾奏納外所
有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並乞解罷凡
須詔命悉願名呼庶聖朝無虞授之恩微臣免速亡之
禍五月三日遣內使賜王湯藥四金盒金器二百兩銀
三千兩次日王再上言請之畧曰臣慶遇承平之運遠
脩肆覲之儀宸衷彌隆寵章皆極斗筲之量實覺滿盈
丹赤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世以來親提義旅尊戴
中京畧有兩浙之土田討平四方之僭逆此際蓋隔朝
天之路莫諸請吏之心然而稟號令于闕庭保封疆于
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
基削平諸夏凡在幅員之內悉歸輿地之圖獨臣一邦
僻在江表職貢雖陳于外府版籍未歸于有司尚令吳
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蔀家春雷發聲
尚爲聾俗則臣實使之然也罪莫大焉顯以所部十三
州獻于下執事其聞地里名數別具條析以聞伏望陛

下念奕世之忠勤察一心之傾向特降明詔允茲至誠
是月六日乃下詔從之詔曰卿世濟忠貞志遵憲度承
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臨來脩覲禮觀文
物之全盛嘉書軌之混同顧親日月之光遠忘江海之
志甲兵樓櫓既悉上于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于天府
舉家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於
是所部州十三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七百兵一十一
萬五千暨民籍倉庫盡獻于朝帝御崇元殿受之是日
王麾下將校軍佐聞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勅陞揚
州為淮海國　東都事畧太平興國三年復來朝遂以
國歸有司　續通鑑長編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己丑以
吳越王俶將至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至宋州
迎省吳越王俶又先遣平江節度使孫承祐入奏事上
優禮之即命承祐護諸司供帳勞俶于近郊又命齊王
廷美宴俶于迎春苑已酉俶見于崇德殿寵賚甚厚即
日賜宴于長春殿俶僚屬崔仁龔黃夷簡等皆預坐初
吳越王俶將入朝盡輦其府實而行分為五十進犀象
錦綵金銀珠貝茶錦及服御器用之物逾鉅萬計俶意
求反國故厚其貢奉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上遂留
俶不遣凡三十餘進不獲命會陳洪進納土俶恐懼五

月乙酉乃籍其兵甲獻之是日復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寢書上詔不名之制且求歸本道　錢俶求罷職表臣以蕞爾之軀蒙被恩寵賦祿百萬兼職數四元帥之任實本于兵權國王之號益屏于帝室尙書總百揆之重中書掌八柄之繁維師冠于上台開府當于極品臣之扆瑣闈克負荷邦國之制式著等威名器之間固有涯分徒速罪戾以取顛隮伏望聖旨特從省罷　續通鑑長編上不許假不知所為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假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令已在人掌中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爾俶獨與仁冀決策是日遂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軍上御乾元殿受朝如冬至儀俶退朝將吏寮屬始知之千餘人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兵十一萬五千三十六　家王故事先臣太平興國三年入朝太宗詔赴苑中宴先臣時獨臣兄安僖王惟濬侍焉因泛舟於宮池太宗手舉御盃賜先臣先臣跪而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署日御苑深沉想人臣之不到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周親　退朝錄尙父錢忠懿王自太祖開基貢獻不絕帝以其恭順待之甚厚及討江南命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

制置使廣獻戎捷及拔常州拜守太師依前尚書令兼中書令吳越國王又親赴行營帝益嘉之詔令歸國江南平亟請入覲許之既至會太祖幸洛陽郊禋西篤有日矣詔趣其還忠懿臨別面敘感戀願子孫世世奉藩太祖謂日盡吾一生盡汝一生令汝享有二浙也忠懿以帝賜重約既得歸喜甚以為大保其國矣是歲永昌鼎成後二年來朝遂舉版籍納王府焉

王壺淸話開寶九年錢忠懿俶來朝上遣王子德昭迓于南京車駕爲幸禮賢宅撫視館饌什物充滿庭墀俶至詔處之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妻子俱朝封妻爲吳越國王妃召父子宴射苑中諸王預坐一日賜俶獨宴惟太宗秦王侍坐上愛俶姿度凝厚笑曰真王公材俶拜謝中人掖起上遣太宗與俶敘齒爲昆仲俶循走叩頭泣謝曰臣燕雀微物與鸞鳳集翼是驅臣于速死之地也獲止時上將幸西京乞扈從不允曰天氣向熱卿宜歸國宴別于廣武殿後三年來朝宴于長春殿劉鋹李煜二降王預焉未幾曾陳洪進納土俶情頻危登乞罷吳越王詔書願呼名不允從征太原每晨趨鷄初鳴曉與羣臣侯于行在嘗假寐于寢廬上知之諭曰知卿八朝太早中年宜遊霜露每日遣二巨燭先領引于前頓候謁而巳

舊至并門繼元降御崇臺數其拒王師者流血滿川上顧俶曰朕固不欲爾葢跋扈之惡勢不可已卿能自惜一方以圖歸朝不血于刃乃爲嘉也俶懼叩頭慚謝非久身詣于朝願納圖貢昆蟲草木亦無所傷朝廷遣考功郎范旻知杭州至則悉以山川土籍管鑰庾廩數敬授于旻遂起遣民兵投閼俶最後入覲知必不還離杭之日徧別先王陵廟泣拜以辭詞曰嗣孫俶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今去國脩覲還邦未期蓋一不能再掃松檟願王英德各遂所安無恤陵緒拜訖慟絶幾不能起山川爲之慘然　雲麓漫抄陶穀使吳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客錢塘　國老談苑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四食蝤蛑詢其名類忠懿王命自蝤蛑至蟛蚏凡羅列十餘種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咸淳臨安志錢氏時有還鄉和尚每唱云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掛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曰明年大家都去有納土之應　五代史補僧昭者通于術數居兩浙大爲錢塘錢鏐所禮謂之國師一旦謁鏐有宮中小兒嬉于側墜下錢數十文鏐見謂之曰速收慮人恐

踏破汝錢昭師笑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即可鏐喜以爲社稷堅牢之義後至曾孫俶舉族入朝因而國除俶年屬丑爲牛可謂牛踏錢而破矣以

幙府燕閒錄唐末錢尚父鏐始兼有吳越將廣牙城以大公府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塡築西湖以爲之當十倍於此王其圖之鏐顧謂術者曰豈有千年而有天下無眞主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即于治所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霸吳越凡九十八年

其後事具國史

吳越備史補遺制王依前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改封王爲淮海國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仍充天下兵馬大元帥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以王弟宏儀宏信並爲觀察使以王子惟濬惟治並爲節度使十三日賜王淮海國王金印一面惟濬仍賜禮賢宅爲永業十五日又授王子惟演惟灝及未官者子弟并麾下將校孫承祐沈承禮並爲節度使等官有差又賜幕寀相而下拜官者二千五百人二十三日詔王宴于長春殿至暮歸第六月四日詔王宴于後苑命世子惟濬侍坐泛舟于宮池雍熙四年二月改封南陽國王仍賜領南陽節鉞是月發京師改許王端拱元年勅遣中使進王爲鄧王八月二十三日晡時

王于寢齋之西軒命左右讀唐書數篇命諸子孫誦
章詩什數篇訖而風恙復作四鼓而薨是夕大流星墜
于正寢之上光燭滿庭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四鼓而生復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而薨以
生訖薨實周一甲子矣十二月二十四日王喪發南陽
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京師太宗御文德殿命工部侍郎
郭贄持節追册爲秦國王太常定謚曰忠懿二年春正
月丁酉遣中使押翰林儀鸞鹵簿鼓吹葬王于河南府
洛陽縣賢相里陶公原王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國
王凡四十年爲元帥三十年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
無比王性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帷帳裀褥皆
用紬絹紫絁食不重味稟性謙和未嘗忤物在藩日每
有朝廷使至接奉勤厚進貢之物制作精妙將遣使必
陳列于庭北面焚香再拜而遣之初廢王嘗于山亭繫
鼓聲聞于外守衛者遽以聞王王曰吾兄以閑適爲懷
非鼓樂不歡乃命裝金魚水鼓四面奉之國人聞之感
王孝友有涕出者由是廢王無憂廢之恨終以疾卒太
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罷爲兵部尚書一日普
召王世子惟濬至謂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
極多今未鞫劾者恐累元帥耳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

之惟濬歸白王王曰主上英明凡大臣有過即自行何
用狀上惟濬懼普因與僚吏等再三堅請曰若不預言
事恐不測王曰且姑休矣我當取案籍考視之于是盡
取當時簿籍命火焚之即召惟濬至謂曰我入朝之初
苟冢主上殊常之遇故左右大臣咸有饒物非獨盧相
也豈可見人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慎勿爲此禍福
我自當之惟濬等惕懼而退普聞之召惟濬至深自嘆
服稱王寛洪大度事遂寢王博覽經史手不釋卷平生
好吟咏在國中編三百餘篇目曰政本國相元德昭翰
林學士陶穀皆撰集序其後文僖公搜尋遺墜總集爲
十卷恭撰後序行于世時天禧四年文僖公忝機衡之
命特詔尊王爲尚父王自國初供奉之數無復文案今
不得而書唯太祖太宗兩朝入貢記之頗備謂之供奉
錄今但取其大者如赭黃犀帶龍鳳龜魚僊人鰲山寶
樹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也玉帶二十四
紫金御子帶一條黃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
二千餘兩綾羅錦綺二十八萬餘疋色絹七十九萬七
千餘疋金飾玳瑁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瑪瑙玉器凡
四十餘事珊瑚樹一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十四
萬餘事金銀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

龍腦二百餘觔王自入朝至歸國復入朝太祖太宗所賜金器并金物六萬四千七百餘兩銀器四十萬八千八百餘兩玉器皿一萬七千事寶玉帶四十二條錦綺羅紈一十六萬六千三百餘疋御衣并袍襲衣等金盛六頂金甲六副金玉鞍轡御馬一十六匹細馬四十八匹駞三百餘匹散馬二千七百二十匹金印四顆玉册二御劍二口法酒三千餘瓶牙腰帶三千事鳳冠四頂他物稱是 東都事畧太宗改封俶淮海國王以禮賢宅賜之錢氏傳五主共八十四年俶以天下旣平求去元帥之稱從之改漢南國王雍熙四年出爲武勝軍節度使從國南陽旣又辭國號改封許王端拱元年徙封鄧王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年八月二十四日薨年六十薨之日又與父元瓘同人皆異之册封秦國王謚曰忠懿俶崇信釋教性謙謹未嘗忤物爲太師中書令者四十年任元帥者二十年富貴之盛無與爲比七子惟濬惟治惟渲惟灝惟溍惟演惟濟惟治官至左衛上將軍惟渲惟灝俱至團練使惟溍左龍武將軍惟濟保靜軍留後謚曰宣惠惟濬字巨川太祖即位以爲建武軍節度使改鎮海鎮東二鎮王師征江南惟濬以從其父俶下常州以功加同平章事太宗即位

加侍中俶封淮海國王惟濬充鎮淮南改鎮山南東道
又鎮安州封蕭國公俶薨有詔起復加中書令卒追封
汾王諡曰安僖惟演字希聖幼有俊才俶嘗使賦遠山
詩有高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之句俶深器之初補
牙門累遷左神武將軍咸平中獻其所爲文章拜太僕
少卿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坐爲人於開封府請求奪職
久之復爲學士累遷至刑部侍郎天禧末丁謂爲參知
政事惟演見謂寵盛附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適后
戚劉美相與共排寇準準既罷相眞宗欲相李迪因問
迪何如惟演曰迪無過但才短爾今執政中曹利用丁
謂任中正皆位迪上眞宗默然惟演又曰舊人中馮拯
可用也眞宗亦默然眞宗曰張知白何如惟演曰使之
參政則可爲相則不可眞宗卒以迪爲相拯遂拜樞密
使時曹利用丁謂先已爲樞密使惟演入對言曰今樞
密院有三使而中書止一相曷遷曹利用或丁謂與眞
宗曰誰可惟演曰謂可惟演又曰曹利用忠赤有功亦
宜與平章事眞宗曰諾于是丁謂拜相利用加同平章
事惟演尋拜樞密副使加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眞宗
崩仁宗即位進兵部尚書爲樞密使章獻明肅皇后稱
制宰相馮拯以惟演太后姻家也請出之除保大軍節

度使知河陽請覲加同平章事判許州改鎭武勝又徙
泰寧惟演意在柄用嘗謂人以不得於黃紙後署名爲
恨及屢徙鎭鬱鬱不得志仁宗以耕籍田求入侍祠
景靈宮使章獻崩還判河南請以章獻章懿二后同配
食眞宗廟室御史劾奏惟演擅議宗廟落平章事改鎭
崇信卒年五十八贈侍中惟演少富貴能志于學有文
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
其家聚書侔于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在館閣與脩冊府
元龜凡千篇特詔楊億分爲之其爲人少誠信初附丁
謂力排寇準其後逐謂亦與有力焉所著有典懿集樞
庭擁旄前後集伊川漢上集金坡遺事錄飛白書敍錄
逢辰錄奉藩書事初謚曰文穆改謚曰思又改曰文僖
凡三易名云有子曰暄爲寶文閣待制暄子景臻尚仁宗
女許國大長公主拜左領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官至
少師武安軍節度使封康國公臣偁曰五代之際吳越
常小尊中國至太祖世俶遂委質來朝於是太宗及羣
臣咸欲留俶而取其地太祖卒遣還國且語其故嗚呼
太祖洪大之度如是哉及太宗即位俶不待詔命卽以
國入覲葢有以也子孫世有爵邑豈非忠孝之報乎
家王故事先臣鎭東南日嘗大會賓客食鱉 而庖

人因刀傷手以紙濡血紙墮食器中先臣得之遂藏于袖且顧左右曰無令掌膳者知　宣和書譜方浙右富庶登豐之久上下無事惟以文藝相高故俶尤喜翰墨而作字善顛草其幹旋盤結不減古人宋太宗遣使取其草書以進俶乃以舊習絹圖上之詔賜以玉硯金匣象管蜀箋等且示寵焉　後村集唐人崇尚文墨臺閣公卿未有不工此者風俗既成雖藩帥節將如于頔高駢之流皆以吟咏自喜如羅紹威王智興則兼逞詞翰有李陵章句右軍書之佞頔智興一字不傳無以驗工拙駢紹威所作存者信工于讀絳帖有錢忠懿王使院律詩二首錬句結字不在駢紹威之下後于墨林方氏見忠懿與其子遺墨五幅草聖奇古簡而不煩得鍾王意時忠懿方自杭朝京師每書必云吾極無事又云不用憂心事已如此識天命之有歸知王者之無敵脫屣去之無一毫失國之恨異乎事窮勢迫然後面縛奉降牋捧淚對宮娥者矣忠懿書語既忠孝筆法又精妙恭惟熙陵評人神品前世帝王多與臣下爭長故有用拙筆書或爲累句蕪辭以求免禍者熙陵雲章奎畫前無古人而推重忠懿翰墨如此始知王僧虔沈約辭道衡輩所遭之不幸也初天禧中文僖公嘗刊忠懿十八

帖與墨林此帖草法酷似碑本已足貴況眞蹟乎楓窗小牘吳越忠懿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生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薨年政六十是夕大流星墜于正寢之上光燭滿庭 因樹屋書影南唐李後主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死吳越王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亦以八月二十四日死兩王生死相同加此海鹽姚叔祥云後主以故國不堪回首句及徐鉉所探語賜牽機藥死忠懿荷禮最優宜無它顧兩王皆以生辰死者蓋銜忌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之耳

咸淳臨安志吳越國恭懿太夫人吳氏名漢月錢塘人中直指揮使珂女也幼以婉淑奉文穆王元瓘性慈謙而節儉尙黃老學居常布練而已每聞王決事有及重刑者嘗顰蹙以仁恕爲言諸吳每有遷授皆峻阻之及其入對多加訓勵有過失必面責之故諸吳終夫人之世不甚驕恣勑封吳國順德太夫人周廣順二年薨年四十諡恭懿賓忠懿王俶之母 續通鑑長編寧國軍節度使吳延福吳越王俶之舅也或告延福有異圖庚申俶遣內牙指揮使薛溫以兵圍其第收延福兄弟五人睦州刺史延遇恐懼自殺衆欲殺延福兄弟俶流涕曰先夫人之同氣也我安忍眞法皆除名徙諸州卒

全母氏之族

咸淳臨安志吳越忠懿王妃孫氏名太眞錢塘人性端謹而聰慧每延接姻親泊諸宗屬皆盡恩禮好學讀書通毛詩魯論之義性嚴重而無浸漬之說其下畏而重之尚儉約居常非受參謁未嘗爲盛飾之叙之征毘陵也孫氏居國城遣內侍撫問諸將及從征將帥之家中外凜畏如奉王焉漢乾祐二年承制拜夫人周顯德末勅封吳越國賢德夫人國初進封賢德順睦夫人至開寶九年隨俶入覲勅封吳越國王妃制曰以爾賢明有素令淑流芳儷我元臣開于列國推心傾戴金石無渝抗志蕩平烟塵共堉望雲展禮盡室偕來魚軒趨象魏之朝翟衣見珩璜之飾以前古未行之典爲明朝特出之恩是年得病于途薨年四十五

清異錄吳越外戚孫承祐奢僭異常用龍腦煎酥製小樣驪山山水屋室人畜林木橋道纖悉備具匠者畢工承祐大喜贈蠟裝龍腦山子一座

又吳越孫總監承祐富傾霸朝用千金市得石子綠一塊天質嵯峨如山命匠治爲博山香爐峯尖上作一暗竅出煙一則斜而且直穗淩空實美觀視親朋傚之呼不二山

又孫承祐在浙右嘗饌客指其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蟳北之紅羊東之蝦魚西之栗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小四海矣

樂

善錄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貴近用事每一小飲殺命數萬取鱧魚腮肉爲鱲生客數十皆足團鹿數百庖人不暇斷唯旋割取鮮腴以供膳一飧羨凡二十品設十銀鑊搆火以次薦之王常以大片生龍腦十觔賜承祐承祐對使者索大銀鑪作一聚焚之曰聊以祝王壽及歸朝爲節度使俸入有節無復向之豪侈然臥內每夕焚燭二炬燃龍腦二兩征范陽頓城下鱠魚召諸帥食水陸咸備性嗜魚作一黑漆大水斛貯水養魚令役夫擔負以從但恣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多餓死者楊文公手記其事因錄出以爲豪侈者戒・

咸淳臨安志吳越忠懿王賢德順睦妃孫氏墓在石人嶺下又吳越王妃仰氏墓在龍井山放馬場　老學庵筆記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人遂謂其處曰此錢大王惡發殿也　清異錄吳越稱雲上爪錢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的數言定剖觀負者張宴謂之瓜戰　又錢俶以弟信鎮湖州後圃芙蓉枝上穿一黃玉玦枝梢交雜不知從何而穿也信截乾取玦以獻人謂眞仙來遊留此以驚世耳　侯鯖錄今之秘色甆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爲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　隨手雜錄錢王有外國所獻

頻眩伽寶其方尺餘其狀如水精云可厭十里火殃乃置于龍興寺佛髻中餘杭數回祿而龍興不可近也有盜嘗焚其殿柱木悉灰燼而烟焰竟不熾皇朝改爲太平祥符寺自唐至皇朝凡有十寶此其一也直齋書錄解題秦王貢奉錄二卷樞院使吳越錢惟演惟希聖撰記其父俶貢獻及錫賚之物家王故事一卷錢惟演撰記其父遺事二十二事上之以送史院戊申英政錄一卷婺州刺史錢儼撰記其兄俶事迹以戊申正月嗣位以 宋賜錢俶誓詔皇帝錫命吳越國王錢俶自朕纂臨以來獨持短表自獻封疆將三千里錦繡山川十三郡魚鹽世界皆歸皇宋盡屬有司誓書到日率土之濱皆不問罪犯輕重各出國圖錢氏之家恐係遠房或高曾祖至曾元孫以下議杖刃傷遇死一人至七人者放七人以上者奏無居址者遇所屬州軍縣邑僧寺道觀令自措躬安歇無官者可以蔭資有官者重躋極品亥議讒言奉持減剝並不如命錢氏到日如朕親行今給此書永爲照據與國同休 宋封錢俶淮海國王詔漢寵功臣聿著帶河之誓周尊元老遂分表海之邦其有奄宅句吳早綿星紀包茅入貢不絕于累朝羽檄起兵備嘗于百戰適當輯瑞而來勤愛以提封而上獻宜還

丙地別錫爰田彌昭啟土之榮俾增于書社之數吳越國王錢俶天資純懿世濟忠貞兆積德于靈源之書大勳于策府近者慶沖人之踐阼奉圖珍而來朝齒革羽毛既脩其常貢士田版籍又獻于有司願宿衛于京師表乃心于王室眷茲誠節宜茂寵光是用列西楚之名區析長淮之奧壤建茲大國不遠舊封載疏千里之疆更重四征之寄疇其爵邑施及子孫永夾輔于皇家爰對揚于休命

宋罷錢俶天下兵馬元帥詔分茅胙土所以彰世家之榮大輅繁纓所以表名器之重至若褒寵勳德度越典常容于舊章爰推異數乃有體好謙之德形固讓之辭敦論再三確乎不拔用曲至公之論式光知止之風淮海國王錢俶方岳柄靈風雲通感奄有勾吳之地不忘象魏之心捧境來朝舉家宿衛籍其土宇入于朝廷式昭職貢胙之淮海居天子二老之任啟眞王萬戶之封併加寵章用答忠順而屢形表疏願避官榮于深衷誠不可奪若以靈臺偃伯武庫櫜兵願天下一家書軌之無外五侯九伯征伐之不行願寢元帥之名勉徇由中之請其乃世祚明德存于帶礪之盟帝賚良弼寵以台輔之任極馭貴之爵增衍食之封非足疇庸適以昭德勉膺渥澤克副眷懷可罷天下兵馬大元

帥餘如故

宋追封錢俶秦國王冊文

昊穹眷祐賢哲挺生稟彖緯之純精負經綸之盛業作民父母爲國翰垣其存也冠中臺而長諸侯其没也峻崴章而崇禮命咨爾故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武勝軍節度鄧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上柱國鄧王食邑九萬七千戶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戶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錢俶嗣祖考之舊德奠東南之奧區開國承家本仁祖義以忠孝而保社稷以廉讓而化人民勤翼戴于累朝克惠綏于一境世傳威略老慕聲名當武庫職兵洞閲詩書之府洎秣陵問罪雄張犄角之師致區宇之同文賴忠貞之協力逮予纂紹益享崇高蘊明哲而保身務傾輸而竭節盡獻土壤來歸闕庭予嘉乃功洊錫殊寵而道隆簡退志尚謙沖屢辭郤轂之權難奪范蠡之讓朕深維勳舊俾就養頤爰出殿于大邦庶聿臻于眉壽式繫元老求輔耿躬何天道之難諶嗟梁木之斯壞長河既往空存中令之勳征鹵云亡但見雲臺之像賵賻從于異等嗟悼廢于臨朝寀酬柱國之勛未稱蓋臣之分庸加典冊以厚始終今遣使大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汾陽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戸賜紫金魚袋郭贄持節贈爾爲秦國王嗚呼德無
不報于敢忘于格言魂而有知爾尙歆于天命 宋贈
錢俶尙書令誥朕以茂對景靈誕敷明命乃眷育材之
地首推錫類之恩特以示寵章用旌元烈咨爾直集賢院
上都騎錢易父太保中書令吳越國王錢俶早襲王爵
克成世功大庇吳越之民實隆軒冕之緒稟剛正之質
不愧于前人隆友謙之風自致于多福遺芳景行鍾厥
後昆允彰燕翼之謀宜之錫褒崇之命納言華秩位冠天
臺貢諸山原永耀門閥可贈尙書令 宋贈錢俶天下
兵馬都元帥敕朕昨者虔陟嘉壇恭承大祀協巽風而
施令別于法解雨以推恩眷惟綸掖之近僚式沛渙泉之新
命于勳烈宜示褒崇中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
錢易父故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錢俶位襲眞
王功聯册府明敏嚴毅國史具書人臣極隆天爵自奉
襲齊桓之業挺忠孝以無遺振秦伯之風敦揖讓而斯
在果鍾佳嗣爲我詞臣得之本心克濟其善雖風樹之
感常切于疚懷而密對之封是膺于異渥總師綿宇茲
乃世官舉而贈之尙冀歆奉可特贈天下兵馬都元帥
仍封讓王餘贈如故 蘇軾表忠觀碑熙寧十年十月
戊子于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

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遺子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其祖父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

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
山廢佛祠曰妙音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
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
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
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
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
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音院改賜
名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
安篤生異人絕類離輦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
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
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
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
年寅畏小心厥匪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谷先王之志我
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
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然新
宮匪私於錢推以勸忠非忠無君
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

至于英豪草竊亦多自託于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葢其興也非有功德積漸之勤而黥髠盜販倔起于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終始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十國紀年鏐功臣諸子領節制皆署而後請命居室服御窮極侈靡末年荒恣尤甚 後山談叢吳越錢氏人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 夢溪筆談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稅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方贄以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爲王民豈當復循僞國之法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唯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永式方贄尋除右司諫終于京東轉運使有五子皐準覃單罕準之子玭爲宰相其他亦多顯者豈惠民之報與 咸淳臨安志太宗曲赦兩浙德音惟皇建極括寓縣以開階惟辟奉天法陽春而流惠我國家丕承大業光宅中區奄三代之提

封盡歸王化撫萬邦之生聚皆樂士風近又吳越國王
錢俶遠效忠規嘉逢昌運走梯航而入覲叩宸扆以披
誠願輸奕世之士疆盡入大朝之封域聰茲恭順特議
允俞言念吳方久疏王澤當混同之資始均茂育以攸
宜袞須在宥之文俾預太平之化應兩浙管內云云於
戲四海一家既大同于文軌三吳百越屬初被于照臨
固于撫御之間良彰睐興之念彼中官吏差去使臣更
施存恤之方廣示懷柔之道令其富庶慰朕焦勞告示
還方知子厚意　又詔兩浙諸州自太平興國六年遒
租及錢俶日無名掊斂吏至今猶征督者悉除之太平
興國七年十二月時兩浙運使高晃條上舊政不便者
百餘事故有是詔　又詔免杭州民間隨稅錢輸雍熙
二年六月先是兩浙漕司罷杭州榷酤令民隨稅錢輸
既而富家擅利貧弱重困遂詔復舊制停所均錢　又
詔兩浙諸州先是錢俶日民多流亡棄其地曠土宜
令所在籍其壠畝之數均其租每歲十分減其三以為
定制仍給復五年召游民勸其耕種厚卹撫之以稱吾
務農厚本之意淳化元年九月　又詔兩浙諸州民先
負錢俶日官物計錢十一萬七千五百緡並除之淳化
五年七月　又真宗詔杭州寺院童行錢氏所賦身丁

錢悉除之至道三年八月郎位未改元文獻通考致堂胡氏曰錢氏當五代時不廢中國貢獻又有四隣之交史氏乃謂自武穆王鏐常理重斂云云信斯言也是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安得倉廩有十年之積而又復境內三年之稅則其養民亦厚矣故以史所載則錢氏宜先亡而享國最久何也是故司馬氏記宏佐復稅之事而五代史不載歐陽公記錢氏斂之虐而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

重其動于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原注鏐世興滅諸書皆同蓋自唐乾寧二年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有兩浙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國除凡八十四年赤城志壁記載曹宏達天祐十三年到任繼之以孫珱天祐十四年張從保天祐十七年錢鎰天祐十九年今攷之唐史天祐乃昭宗末年紀號至哀帝不改舊號終于天祐四年而止觀壁記所述乃用天祐至十九年而不易其心不忘唐如此哉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下